

寻找南山

文/酆鸿

天,一直阴沉沉的,自从我要上南山景区寻找真正的南山,自从我知道南山大佛的庐山真面目。但我不怕,黑云压山山不摧,由您顶着;除了您,南山大佛,没谁有这个能力,没谁有此法力。

寿比南山,家喻户晓的词语,中国人的梦想,华夏人的追求,赤县人的企盼。做为炎黄子孙,我也早早知道您,早早地羡慕您,早早地追寻您。南山在哪里?而今到龙口,就要拜谒您,夙愿即将实现,我欣喜若狂,终于见到您了,梦寐以求的南山!

南山旅游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,1999年4月8日奠基,2000年4月18日竣工……

导游的介绍,令我大吃一惊。2000年建造的景区,至今不过十多年,但龙口南山旅游景区打造的却是一幅“寿比南山”的人间美景。呵呵,我今天见的是李鬼,今天拜的是赝品。鱼目混珠,这不是南山,我在懊悔,我在沮丧,不经意地说出口,冒犯了南山大佛的尊讳,大佛要给我出题。

车在向南山景区挺进,天开始转阴,我开始不舒服。咕噜噜,咕噜噜,肚子咕咕作响。肚子疼,要方便。而今,停车,不可能,我也无法启齿。实在忍不住,我不住地问司机快到卢山了吗。司机一脸茫然,我不得不改口问“快到南山了吗?”我人未到,心早已到假南山找厕所。卢山,不,南山大佛,厉害,您的第一道题。

车停人下来,自然见南山。虽然不是真正的南山,但狐假虎威,卢山借南山之名也威风的很。我在山下瞻仰,只见南山

大佛高高端坐在山顶的莲花上;坐南面北,双目垂视、睿智慈祥,双唇微启,似笑非笑、欲言未语;右手高举,施无畏印;左手放在膝盖上,掌心向上,施与愿印;胸前有一万字,这是古印度宗教吉祥的标志,象征太阳和火。面对高大雄伟辉煌的南山大佛,人只有一种感叹:伟大,伟大!只有一种感觉:在她脚下,挫了锐气,甘拜下风。她结跏趺坐,高高在上,安然地接受众生的顶礼膜拜。为众生拔除痛苦,给予幸福的南山大佛,为何让我肚子疼?别看您高高在上,俯视天下,可除了由232件佛体、108块莲瓣、302个发髻,共642块锡青铜外还剩什么?不错,您是世界第一大铜铸佛,您也是世界唯一的一座坐南朝北的大坐佛;您高38.66米,重380吨。除此之外呢,还有什么,我的南山大佛?别生气,啊,又出题啦。

下车未站定,雨水要赶人。刚下车,便下起雨,登山,雨天不行。可是不登山,来南山干嘛,要知道南山景区最大的卖点就是登山拜佛,就是福寿南山,虽然它是假冒,即使它为伪劣,但人们依然趋之若鹜。登山,大佛不高兴,要拒之。你不高兴我就走,呵,那不是我的本性,更何况我知道这雨水是您南山大佛的考题,做学生的只有做题的份,哪能逃避作业。我要上山,我要看看南山的真面目,既便是雨天。

迈步登山,双腿发酸,浑身无力,怎样登攀?狼狈仰视,双目垂视,佛在看俺。咬紧牙关,拖腿

登山,筋又紧拉,腿也打颤,我该怎么办?刚才还好好的双腿,这会咋这样不争气,咋这样不管用,咋这样没能耐?我可是养精蓄锐,有备而来的呀。抬头擦汗,佛又俯瞰。牙关紧咬,继续登山,突然右腿疼如针簪。低头察看,右腿膝盖右侧血积斑斑,一巴掌大的脓疮显然在目,目睹不堪。下车时好好的,登山时好好的,咋就突然起了疮,那么快,那么大,那么疼,谁有此本领?谁会这样干?抬头再看,慈眉善目,佛在考俺。呵呵,南山大佛,等着我,我一定上山,一定做好您的考题,一定给您一份满意的答卷。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我右手擦疮,左手擦汗,提腿迈脚,忍痛登攀。

登攀,攀沿;攀沿,登攀;终到山巅,摸着莲瓣,笑看佛慈面。千里寻佛缘,万里找南山。而今南山顶,举目看众山,见我皆俯首,看我都仰观。正询福祉,要拜南山,手机响起,我急忙接听,老母亲的声音震我心田:今天你生日,别忘吃鸡蛋。拿着手机,喃喃自语,泪迹斑斑。古稀之年的老母亲,不会接打电话的老娘亲,怎么打来的电话?我已

不惑之年,娘亲还在惦记,娘亲还在挂念。大千世界,何人知我来的时辰?何人记我来自何年?何人天天为我祈祷?何人时时为我担忧?我心在颤抖,母语语震天。这里觅南山,那里寻福寿。南山在那里?南山在老家,南山在老屋,南山在老院,大佛母为天。福祉在何处?福祉在厨房,福祉在针线,福祉在娘心,老娘是福仙。

站在南山,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南山:大佛为娘亲,南山在老院。

历尽三难,生理的磨难,雨水的考验,疮疤的历练,找到了真正的南山,寻到了真正的佛缘。

抬头佛对面,天晴佛笑言:佛为自家母,快回真南山!



春天榆树不说话

文/韩国光

那棵榆树就站在我的斜对面,走过去不过八九步远。春天里,这棵榆树在等什么呢?它静静地看着我和行人,没有说话。其实,我也在默默地打量着它,仰头才能看全它拥着蓝天的树冠和枝权。

还在三月头里,如同钻进景框里繁枝杈便开始复苏了。仿佛一夜间,无数细细枝条便像“花串串”般的挂满了一树。榆树刚抽芽时柔枝上先结的是一种棕红色的小小绒球。它的色泽比红桑椹要浅些,可红中又潜伏着赋有生机的绿。或许才过三两天,这种棕红底色便又让绿给占据了。这绿远远看来是那种很饱和的翠绿,硬质的翡翠形容不了,不如拿河塘里的浮萍打比方,那是飘在树上的青青浮萍,而且是带水分的。

那种“榆树钱子”便是点点绿绿里绽开的“花瓣”。我走到



近前观察过,枝条上的每一个像如“绿梅”的小朵朵,差不多都是有十多片榆钱组合的。你静心盯着它看上一会,便觉得心里的花也要开了。榆树枝上开满了“绿梅”,可再仔细端详一下,又会发现每个柔枝的神态也是各不相同的。有的是一波三折,有的是水袖翩翩,还有的慷慨地把身姿展现在你的鼻前、嘴边,递上清清香香的榆树钱子,叫你闻、

让你尝。我小的时候很爱吃这种清香涩涩的榆树钱子。从柳絮摘来榆树钱子后,母亲会把它拌上面絮放到大铁锅里蒸。那时家里蒸它烧的是柴禾灶,贪馋的我常常急地把柴禾往灶里填,忙乱中手上还烫了一个小火泡。其实,那时吃榆树钱子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劲,能品出什么味道来,我们做孩子的到底也说不清。

长大后,尤其是在这几年

里,与近前这棵榆树为友的我,不知为何,在春天里,对别人到此采摘榆树钱子竟有了些愤愤和难受。有两位年轻的女子在榆树钱子还未长到丰满时,就扬起长长的细竹竿,对准树头狠打起来。榆树钱子“哗啦”落了一地,我的泪水好像也落了一地,忍不住走上前就说,你们打轻一点吧,榆树也会感到疼痛的。她们还算听话,改为了用手捋,一人拉着树枝,一人轻轻地捋。

但也有人不听劝的,有位路过的外地男子,他见了榆树钱子眼睛里似乎都放着绿光。他一手死命地拽着树枝,一手就大把地抓着榆树钱子往嘴里塞,树枝“咔嚓”一声终于被拽断了。可晃了一下的高高榆树依然平静地看着他,仍没说一句埋怨话。

春天的这棵榆树,在给你们送上礼物“榆树钱子”的同时,枝条一直都在顽强乐观地向上生长着。即便这时有人弄伤了它的枝权,它仍会站在风中微笑着,“春天榆树不说话”,它好像等着更多的人去欣赏它、走近它、读懂它。

春花烂漫 励志人生

文/李鸿

每每散步在田间小道上,时不时的会看到路边草丛中闪现出那么一点或两点的野花,叫得清名字的有荠菜花、牵牛花、紫荆花、蒺藜、狗尾巴花、野枸杞、小黄菊、野蔷薇、苜蓿花、小雏菊、野葵花、蓝盆草、金簪子、黄朴槿、尖拔草、喇叭花、汽车草、猫茅草、野苇子、蒿草、蒲公英、艾草、鸡蛋壳菱花等,还有好多叫不出名字的花。轻松的散步,悠闲地赏花,强体、赏景一举多得、自娱自乐,也是一种超脱、放松。

野花大多生长在杂草丛中,无人管理、无人施肥,更无人修剪、侍弄,只是一味地吸食着车轮扬起的尘土,默默无闻,毫不显眼,偶尔下起一场细雨方可见到它们的真容。

野花的生命力极强,春暖花开,万木复苏,它悄悄地吐出嫩芽,吮吸着大地的营养,自主地茁壮成长,不是有那句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么?野花就属于这种自生自灭型。

野花开的花有黄的、粉的、白的、红的、紫的、花的,各式各样,点缀在田间地头、坑塘河边。野花花朵都很小,不起眼,没有人注意它,更无人眷顾它,与人工培育、嫁接的花儿相比,那真是小巫见大巫,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但与其它杂草相比,野花显得鹤立鸡群、出类拔萃,属于野草中的另类,比上不足比下有余,也许是人们给予它的应有的赞美和评价。

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,不可能十全十美,有不足的一面,也有光鲜的一面。人工培育的花,很少见到阳光,天生娇嫩,生命力脆弱,一旦走出温室,很难经得起风霜雨雪的洗礼,易凋谢。而野花则不同,紧贴大自然,随季节而生,又随季节而灭。晴天阳光普照,自行光合作用,新陈代谢,阴天雨水滋润,灰尘自清,劲风一吹,摇曳生辉,在不起眼的路边繁衍生息、根深叶茂,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,并对路面起到固本强基的作用,既绿色又环保,为人类奉献着清新的空气。

野花粗壮、挺拔,富有豁达的气息。野花大多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,《本草纲目》、《齐民要术》等诸多典籍都有明确记载,古人尚知爬山越野,遍地搜寻,何况现代医学科技发达的今天,专业化,集约化的花草种植产业早已走出温室大棚,走向山间旷野、平原大川。我想在不久的将来,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绿色、环保、返璞归真、怀旧理念的增强,野花的纯朴、自然、食用、药用价值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,野花必将走向药厂、养殖、餐桌等诸多领域,野花大发展、大开发的春天即将到来。

哦!我为野花而歌,我为野花而唱。我讴歌野花默默无闻、百折不挠的品质;讴歌野花结实、厚重、大气的性格;我赞美白花的傲雪风骨,顽强的生命力;我赞美野花抗拒恶劣环境、自然灾害的能力。

野花尚且如此,何况做人做事呢?